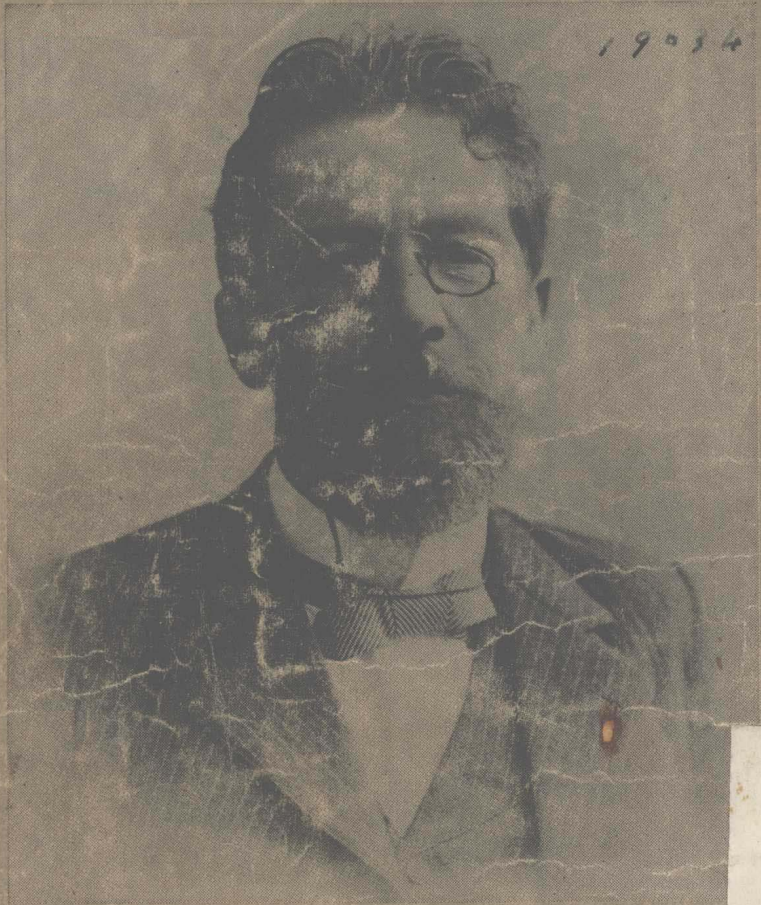


19034



萬尼亞舅舅

契訶夫著

契訶夫戲劇集
萬尼亞舅舅

四幕劇

麗尼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萬尼亞舅舅

著者 契訶夫

譯者 麗尼夫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297) 本書字數48300 印刷0001—4000

31''×43''1/32 印張 $2\frac{3}{4}$ 定價3,400元

А. П. ЧЕХОВ
ДЯДЯ ВАНЯ

據 А. П. ЧЕХОВ: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

(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0) 譯出。

登場人物

謝列布利雅可夫（亞歷山大·佛拉基米洛維奇） 退職大學教授。

葉琳娜·安得列葉夫娜 教授夫人，二十七歲。

蘇菲亞·亞歷山大洛夫娜 教授前妻所生女（暱稱蘇尼亞）。

瑪莉雅·華西列夫娜·伏尼茨卡婭 樞密顧問官的未亡人，教授前妻之母。

伏尼茨基（伊葛·彼得洛維奇） 瑪莉雅的兒子（暱稱萬尼亞）。

阿斯特羅夫（米哈爾·萊涅維奇） 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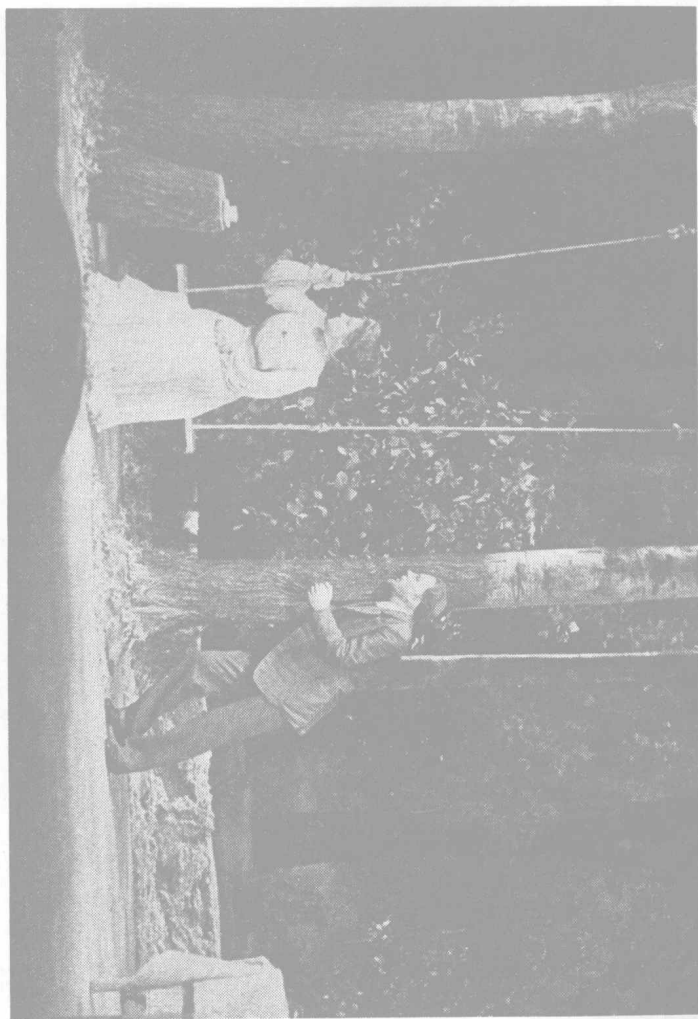
鐵里金（伊里亞·伊里奇） 沒落地主。

瑪里娜 老奶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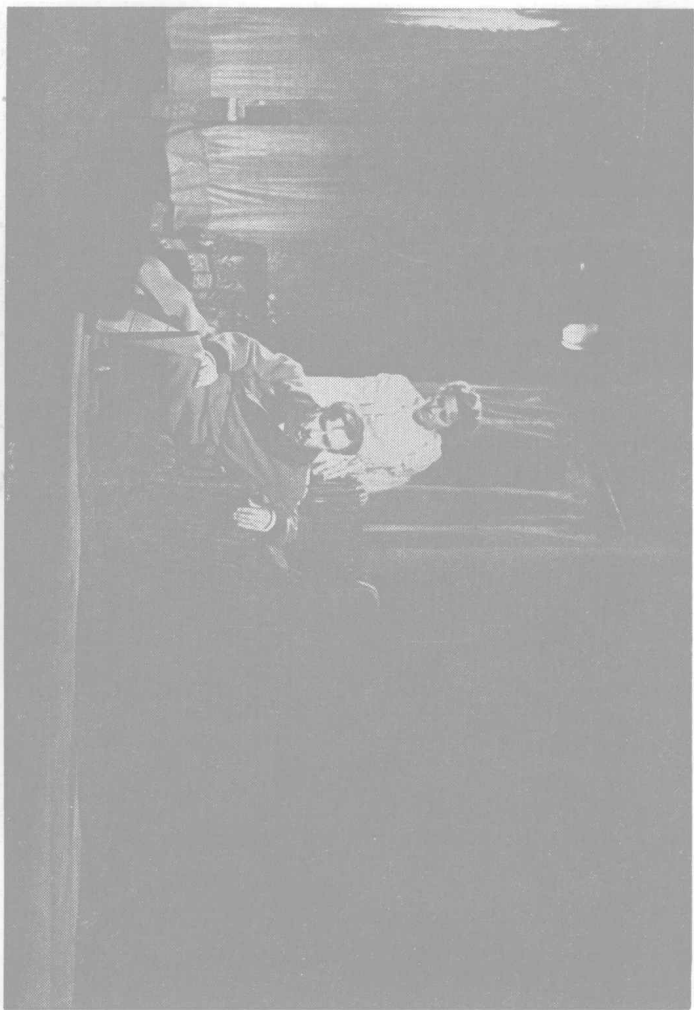
工人一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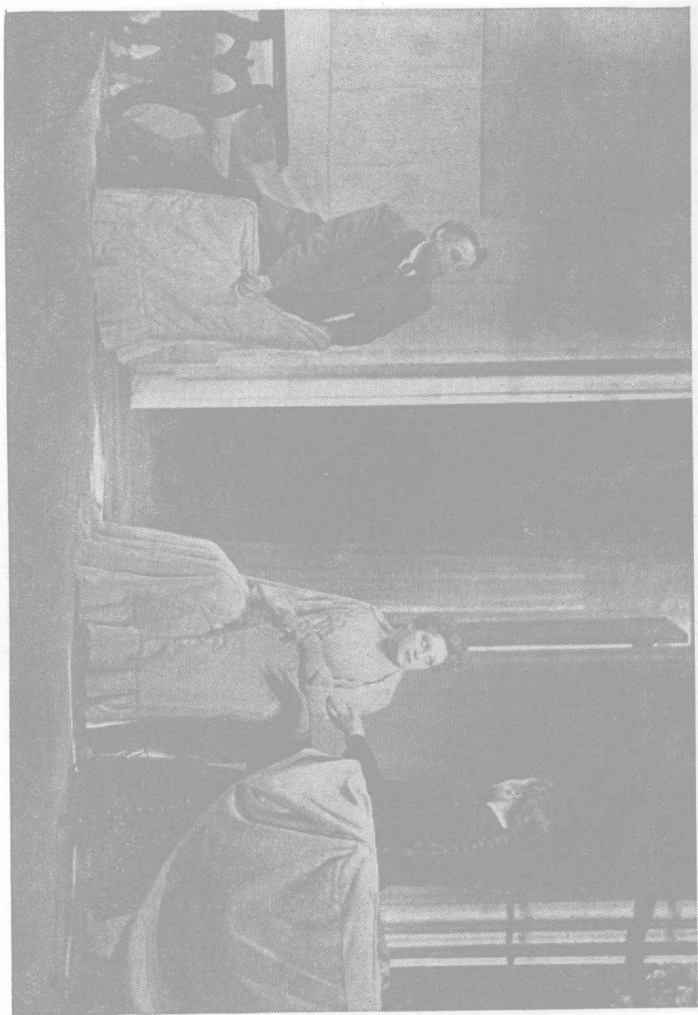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發生在謝列布利雅可夫的莊園

“葛尼亞舅舅”第一幕劇照(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)



“葛尼亞舅舅”第二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



“葛尼亞鼻鼻”第三幕劇照（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）

“葛尼亞舅舅”第四幕劇照(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)



第一幕

花園。房屋的一部分和走廊可以看見。林蔭道上，在老白楊樹下，茶桌已經陳設。園景式的凳椅；一張椅上，放有六絃琴。離桌不遠，有鞦韆架。陰霾的午後，二三時之間。

瑪里娜，行動緩滯的老婦人，坐在茶爐旁邊織毛襪，阿斯特羅夫在她身旁，來回踱着。

瑪里娜（倒出一杯茶來）哪，喝點兒茶罷，親愛的。

阿斯特羅夫（勉強擊杯）不大想喝。

瑪里娜 那麼，喝點兒伏特加？

阿斯特羅夫 不，我並不每天都喝伏特加。況且，天氣又這麼燥。（稍停）奶媽，我們認

識了到底多少年呢？

瑪里娜（思索）多少年？哎，天！讓我記記！……您到這一帶來，到底是什麼時候呢？

那時候，小蘇尼亞的媽媽，薇拉·彼得羅夫娜，還活着呢。是在她臨死以前的兩個冬天，您來看我們來的。……說起來，那該是十一個年頭以前啦。（稍作思忖）許還

不只……

阿斯特羅夫 我變了很多吧？

瑪里娜 變多啦。那時候，您又年青，又漂亮，現在，可老多啦，也不像從前那麼漂亮。

還有，就是——您如今又愛喝這麼一口酒。

阿斯特羅夫 是的。……十年光景，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啦。爲什麼原故呢？我工作得太過度啦，奶媽。從早到晚，我老是奔來奔去，一刻兒也不能休息，就是到了晚間，鑽到了被窩裏頭，也還得時刻担着心，深怕又給拖了出來，給人家看病去。自從你認識我，這麼許多年，我沒有過過一天半天自在的日子。我能不老嗎？再說罷，生活本身就是煩悶的、愚蠢的、醜陋的。……這種生活可以把你整個兒給吞下去。

周圍看看，全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脚色，無論誰，誰都是。在這種人裏頭生活，不到這麼三年五年，不知不覺，一步一步，自己也不由得變得古怪起來啦。有什麼辦法呢！（捻捻自己的長鬍子）哈，我已經長了多麼一大把的鬍子……多麼傻頭傻腦的鬍子啊！我簡直變成個怪物啦，奶媽。可是，謝天謝地，我可還沒有變得太傻。我的頭腦幸而還能管點兒事情。可是，我的感情已經有點兒麻木啦。我什麼也不需要，什麼也不在乎，誰我也不高興……也許，除了你以外——我是喜歡您的（吻吻她的頭）。當我小的時候，我也有個跟您一樣的奶媽呢。

瑪里娜 您不想再吃點兒什麼嗎？

阿斯特羅夫 不，奶媽。在大齋節的第三個星期，我到瑪利茨科去，那兒正發生瘟疫；斑疹傷寒。在那些茅屋裏頭，人們成堆的躺着。髒、臭、煙、小牛、小豬什麼的，都和病人攪到一塊兒，攤滿了一地。……我整天拚命忙着；一分鐘也不能坐下，一口水也沒有吃。回到家裏，還是別想休息。他們又給我抬了一個在鐵路上打旗子的來啦。我把他放在枱子上，給他施手術。可是，剛上麻藥，他就死過去啦。在不需要感情的時候，感情却偏偏好像又復活了過來。我心裏多麼難受啊！好像是故意弄死他似的……我坐下，把眼睛閉起來，像這麼的，不禁想道：在我們死後一百年或者兩百年，那些後代們，也就是我們拚着命給他們打出一條路來的人們，難道他們會記得我們，會給我們說一句半句好話嗎？奶媽，你曉得，他們不會的！

瑪里娜 人不記得，天會記得的。

阿斯特羅夫 謝謝您，奶媽。說得好極啦。

伏尼茨基上。

伏尼茨基 （從屋子裏出來；午睡方醒，懶懶散散的樣子；他坐到花園的凳上，整理自己的時髦的領結）是
的。……（稍停）對。……

阿斯特羅夫 睡得好？

伏尼茨基 不錯。……很好。（呵欠）自從教授先生和教授夫人到咱們這兒來，咱們的生

活整個兒亂啦。我是胡里胡塗地睡，亂七八糟地吃，又喝酒——真不像話。從前，我從來沒有一刻兒閒過。從前，蘇尼亞和我老是抖擻着精神一個勁兒幹，可是，如今，只剩蘇尼亞一個人苦撐着，我就整天睡、吃、喝酒。太不像話！

瑪里娜（搖頭）真是，像什麼話呢？教授總要到正午十二點鐘才爬起來，茶爐子硬要燒一整個上午，等着他。他們沒來的時候，我們老是正午吃午飯，跟別人家一樣，現在，不到六七點就別想能吃午飯啦。教授偏偏要在晚間念書、寫字，忽然，在半夜三更，他老人家按鈴啦。天哪！怎麼回事呢？「來茶呀！」大家都得從夢裏給攪醒過來，給他老人家生茶爐子。這像什麼話！

阿斯特羅夫 他們還得在這兒呆好久嗎？

伏尼茨基（吹口哨）還得呆上一百年。教授大人已經下了決心，要在這兒住一輩子啦。

瑪里娜 瞧罷！茶爐子在桌上整燒了兩個鐘頭，可是他們偏偏又散步去啦。

伏尼茨基 回來啦，回來啦！你別着急。

人語聲。從花園的深處，謝列布利雅可夫、葉琳娜、安得列葉夫娜、蘇尼亞和鐵里金，散步歸來。

謝列布利雅可夫 真可愛！可愛極啦！……絕妙的好風景！

鐵里金 妙極啦，大人。

蘇尼亞 我們明兒到植物園去，是嗎，爸爸？

伏尼茨基 茶擺好啦！

謝列布利雅可夫 朋友們，勞駕把我的茶給送到書齋裏去，行嗎？我還有點事情，今天就得辦好。

蘇尼亞 您定會高興那個植物園的。

葉琳娜·安得列葉夫娜，謝列布利雅可夫和蘇尼亞走進屋子裏去。鐵里金走向茶桌，坐在瑪里娜身旁。

伏尼茨基 這麼又熱又悶的天，可是我們的偉大的學者還要披上大衣，穿上套鞋，打着傘，還戴着手套呢。

阿斯特羅夫 那就可見得他很會保重他自己的身體。

伏尼茨基 可她，她又該多麼美，多麼可愛！我從來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美的女人。

鐵里金 瑪里娜·提摩費葉夫娜，無論我騎馬走過田野，或者在綠蔭的花園裏散步，或者一看見這擺在面前的茶桌，我總是感覺着說不出來的歡喜。良辰美景，百鳥歡鳴，我們也都生活在和平和親睦裏——人生在世，還能再要求些什麼呢？（擊杯）對於您，

我真是感激的呀！

伏尼茨基（如夢）她的眼睛……多麼美麗的女人啊！

阿斯特羅夫 伊萬·彼得洛維奇，給咱們說點兒什麼別的罷。

伏尼茨基（無精打采）要我給你說什麼？

阿斯特羅夫 難道就沒有什麼新的話說嗎？

伏尼茨基 新的？什麼也沒有。全是舊的。我還是個舊我，也許更糟，因為我已經變得懶洋洋的啦。我什麼也沒有做，只是老鴉一般地嚷嚷。我那老斑鳩似的媽媽還是照舊整天咕咕她的婦女解放。一隻腿早伸到墳墓裏去了，可是，她還要從她的那些淵博的書本裏頭去探究新生活的黎明呢。

阿斯特羅夫 教授呢？

伏尼茨基 教授？照舊坐在書齋，從清晨到深夜，老是寫。『皺着眉，絞着腦，我們寫呀寫，到頭來還是沒沒無聞，千辛萬苦付流水。』可憐的廢紙！他倒不如寫寫他的自傳，那倒真是多麼了不起的題材！退職的教授，老而不死，語言無味，一條飽學的泥鰍。痛風、風濕、神經痛、眼紅、嫉妬，已經把他的肝臟脹腫了。老傢伙住在他前妻的田莊上，雖然心裏很不樂意，可是，也別無辦法，因為住城裏他就住

不起。他成天憤憤不平，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，可是，老實說，他倒真是天之驕子，超人一等的幸福。（興奮）想想罷，該是多麼樣的幸運的寵兒！不過是個微賤的聖器監守人的兒子，却已經得到了學位，爬上了教授的講席；已經變成了『大人』、樞密顧問官的女婿，這個那個一大堆的什麼啦。當然哪，這都算不了什麼。可是，咱們單說說這個罷。二十五年來，這傢伙一直地講藝術，寫藝術，可是他就壓根兒不知道藝術是什麼。二十五年，他只是拾取人家的唾餘，來高談什麼現實主義，自然主義，和種種的亂七八糟。二十五年，他講這個，寫那個，可是，歸根結蒂，盡都是些什麼呢？不外是聰明的人早已知道，愚蠢的人不要知道的那些胡說白道罷啦。二十五年，他簡直是白費光陰。可是，還多麼自高自大，神氣活現！他已經退休了，但是鬼也沒有一個知道他的；他完全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。那麼，二十五年以來，他的唯一事業就只是硬塞住賢路，死也不肯放手罷啦。可是，您瞧瞧他，一搖三擺的，真像個天神呢！

阿斯特羅夫 得，我看你簡直有點兒醋意。

伏尼茨基 對，我承認。再說他對於女人，也總是多麼成功。唐·璜也比他不了。他的前妻，就是我的姐姐，該多麼可愛，多麼溫柔，純潔得像藍色的天空，又高貴，又

大方，向她求婚的，比向老頭子求學的還多得多，可是，姐姐却偏偏是那麽愛他，像只有純潔的安琪兒愛那些和她們自己一般純潔、一般美麗的人兒一樣地愛着他。

我的母親，他的岳母，直到現在還把他當作一尊偶像，崇拜他，敬畏他。他的後妻，你剛剛看見的，又美麗，又聰明，偏偏在他老了以後還肯嫁他，竟肯爲他來犧牲自己的青春、自己的美貌、自己的自由和光輝。圖的什麼呢？爲的什麼呢？

阿斯特羅夫 她對於教授真是忠實的嗎？

伏尼茨基 不幸，是的。

阿斯特羅夫 爲什麼『不幸』？

伏尼茨基 就因爲那種忠實徹頭徹尾是虛偽的。也許裏面有着多量優美的情操，但是，沒有邏輯。欺騙一個教你無法忍受的老年丈夫，也許是不道德的；但是，活活葬送了可憐的青春，窒滅了活生生的感情，難道那就是道德？

鐵里金（以含淚的聲音）萬尼亞，別這麼說，我可受不了！得，得啦！男人要是能欺騙自己的女人，或者女人欺騙自己的丈夫，那麼，那種人就是靠不住的，那種人也就能夠出賣自己的祖國。

伏尼茨基（不耐）你收起來罷，麻大哥！